

## 尹默先生

□ 周维强

编审,著有《古诗十九首评注》《笔下云烟:沈尹默先生题签往事》等

小书《笔下云烟:沈尹默先生题签往事》,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去年出版,一年不到即获重印。这何尝不是受惠于沈尹默先生法书的影响力呢?

沈尹默先生后来以书法、书法研究、书法教育为世所重。但他早年也曾在新文化、大学教育和教育行政诸方面有过实践和贡献。

中国新文学初起,新诗草创,沈尹默也留下了尝试的印记。周作人说那时新诗人,只有沈尹默和刘半农“具有诗人的天分”。刘半农将自己从1917至1919年搜集到的白话诗手稿26篇,编成《初期白话诗稿》。1933年北平星云堂书店影印出版,其中收了沈尹默诗歌9首。

朱自清选编,1935年10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新文学大系新诗卷,以为沈尹默的《三弦》“是不该遗漏的”。胡适说《三弦》是“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歌”。废名上世纪30年代在北大讲新诗,说《新青年》四卷一号上的九首白话诗,只有沈尹默《月夜》可以算“新诗”,有了“新诗的本质”,是“新诗的第一首诗”。张同道1990年代末在北师大中文系做博士论文,称沈尹默的诗也是“中国现代主义诗的初期尝试”。

尹默先生旧学根底亦深厚。钱玄同1925年6月28日写的《敬答穆木天先生》,谈及沈尹默及其诗作:“……他对于旧诗是极深造有得的,他常有娓娓清言,不独令人忘倦,而且耐人寻味,我一向戏称他为‘《世说新语》中人’。”

穆木天1934年6月6日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撰文,说他所敬佩的“旧的诗人”只有两位,一位是王国维,还有一位就是沈尹默。穆木天又说:沈尹默“每谈诗时,他总是称赞陶诗的真(主观的真实)与杜诗的实(客观的真实)”。

穆木天说他“热烈地希望沈尹默先生在书法之外,更须要用他的社会学见地去整理唐诗,而特别是杜甫……把数千年来中国诗歌……予以整理,使我们这些想承继文艺遗产的人们能得到一个桥梁”。

马一浮1945年12月30日致刘锡馥(gǔ)的信里赞沈尹默五言诗“风神标格,深得力于陶公。亦不刻意唯取其貌,是以为高。”有渊明诗“朴而弥隽”的气象。马一浮1948年2月12日致周钟岳的一封信里,谈及沈尹默等均为复性书院主讲人选,其中写道:“……当世名德显学多矣……如谢君无量、沈君尹默,皆博洽多闻,远胜于浮。……”

上引穆木天、马一浮诸人的话,也道出了尹默先生的学问。

沈尹默,先是在北京大学教诗经和中国史,又在燕京大学等校讲诗。1930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发布研究所国学门招研究生通告,沈尹默先生为研究生导师,指导科目是“唐诗(一)初唐诗(二)中晚唐诗(三)杜甫诗”。1935年2月16日北京大学公布年度文理法三学院各系名誉教授名单,沈尹默和沈兼士、钱玄同、钢和泰同为中国文学系名誉教授。尹默先生的一篇论文最近还被收入公开出版的《北师大学者论语文教育》一书的下卷。

尹默先生也做过国立北平大学的校长,1931年上任,但第二年1月即向教育部提出辞呈。起因数端,一是学校经费积欠严重;二是学潮愈演愈烈。教育部多次慰留沈尹默。但自8月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同意沈尹默病假一个月之后,沈尹默事实上就脱离了北平大学校务。平大校长职务先后由夏元瑛、徐诵明暂代。

关于沈尹默先生的辞职,也有一个故事。据说,当时政府为了压制北平大学的学生,下令开除。沈尹默很气愤,说:“搞教育者,教育学生成人也。开除自己的学生,岂不是宣告自己在教育上的失败吗?”于是愤而提出辞呈。沈尹默先生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不止一次,不详这个故事说的是哪一次,按照常理推测,应该是在1932年1月的那一次。这个故事至少从一个侧面见出了沈尹默先生的教育理念。这个理念对于教育工作者恐怕也还是可以有所启发的。

出任校长之前,尹默先生也担任过河北省教育厅厅长职务。1929年7月就职当日,尹默先生接受各地记者采访,答复记者说他的用人之道“采取泾渭不分,兼容并蓄的人才主义”。

他举例说他的这个厅的官员,第一科科长是北大出身、留学欧洲的宗真南;第二科科长是直隶高师出身、留学日本的井守文;第三科科长是北师大出身、留学美国的李蒸……其他还有清华、南开、燕京、辅仁出身的,“人员的复杂性,是前无古人的”。沈尹默先生的这个答记者问,发表于1929年7月27日的《大公报》。当然,事情实际做起来总会有许多的困难,所愿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够所成,但这些答问,至少表示了尹默先生能够意识到要有这样的“兼容并蓄”的襟怀。

尹默先生书法,也是在博取众长中凝练了自己风格。张充和女士在一篇文章里说有人刻意学沈尹默先生字,沈尹默先生对他说“你千万别学我字,如真要学呢,就找我的娘家去学”。张充和接口:“老师啊!你的娘家家族可大呢,叫人一时如何学得了?”尹默先生大笑。

张充和“你的娘家家族可大呢”这一句话,说得真是有趣味,也如实道出了沈尹默书法所承续的广阔的书法传统。

自上世纪30年代之后,尹默先生就退出了大学教育领域;抗战之后,淡出了政界。黄裳曾写文追忆对尹默先生的访问。金石书画,朝章国故,尹默先生无所不谈,还和黄裳畅论了宋诗。黄裳说尹默先生“旧诗写得好,论诗见解更是超特,有不少与时贤论点颇不一致的看法”。黄裳请尹默先生写下来给报纸发表,“他笑笑谢绝了”。

“他笑笑谢绝了”这一句写得真是传神达意。此后尹默先生留给我们的主要也就是一个书法传道者的形象了。

去年6月1日是尹默先生逝世50周年,各方筹备的纪念活动,因临时而起的疫情或推迟或终止。明年6月11日将是尹默先生诞辰140周年。尹默先生在自述里称吴兴为他的故乡。祖居地在竹墩村,杭嘉湖平原上。吴兴,即今之湖州。竹墩村今属湖州菱湖镇。期待明年能如期访菱湖竹墩尹默先生故居。

## 沙埠老街

□ 林允华

著有《天长河边的童年记忆》等散文集

黄岩沙埠老街开街是在今夏,此时我正旅居杭州,只能从友人发来的视频和文字中,感受一下开街那天的热闹气氛。

其实,沙埠老街两年前就已装修完成,因逢疫情,招商未到位等,开街仪式一再推迟。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,我因对老街有着特殊的感情,曾去过两三次。

从1970年到1978年,我在沙埠生活了八年,其中务农七年,信用社工作一年。后来因各种关系,经常在沙埠驻足,沙埠老街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尽管这两年我已领略过装修一新的老街风采,但在我脑海中浮现的,始终是五十年前的老街风情。

沙埠地处黄岩西南,南去越佛岭或太湖山,即到温州乐清境内;太湖山顶上还是个“一脚踩三县”之地,既与乐清交界,也与温岭接壤。而西去则与黄岩西乡的茅畲、平田、上垟等山乡比邻,所以它自古就是交通枢纽。

沙埠是千年古镇,闻名海内外的沙埠青瓷窑址群,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,为五代越窑青瓷遗址。南宋嘉定《赤城志》和明万历《黄岩县志》记载的新店市,就是沙埠,当地人现在仍将沙埠老街称作“新店街”。因位于黄岩母亲河永宁江支流西江河上游,古时,航船可直达,加之享誉中外的青瓷窑,可以想象它曾经的繁华。这从老街遗留下的店铺所呈现的浓厚的商贸氛围,也可以得到证明。

沙埠老街东西走向,全长约一里。从黄岩过来,跨过西江河上约五十米长,被称为“老黄凳桥”的石板桥(遇枯水期可在河床上走),再往南走四五十米,就可到达老街东口。黄岩一带习惯以西为上,东为下,街东口即为下街头。

迈进沙埠老街上街头,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光滑的鹅卵石铺设的路面和奔流不息、清澈见底的溪流。这是山乡古镇老街特有的两道风景,常常让人一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就陶醉,并终身难忘。

我特别喜欢鹅卵石铺设的路面,这看似粗笨的石匠功夫,隐藏着深厚的科学道理和艺术内涵。对我来说,走在鹅卵石铺就的老街上是一种享受。早先,人们春、夏、秋三季大都不穿鞋,一场大雨过后,鹅卵石路面被洗刷得特别光亮,大家把裤腿卷得高高,无数双脚丫踩在鹅卵石路面上,形成了一道亮丽的特写镜头。

沿着鹅卵石铺设的街道,迎面而来的是滚滚而下的溪流,当地人称之为“无头溪”。

无头溪十分神奇,称它无头,是因为它没有发源地。那它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?是从沙埠老街中段民居间的古墙洞、地角边、石头缝里源源不断地涌出的,几十米下来,汇成了一条丈余宽的溪流,与老街平行奔腾,浇灌着周边数百亩粮田,然后汇入西江。

无头溪的神奇除了它的源头飘忽无踪之外,还因为它是一股无污染的活水。它冬暖夏凉,无论春夏秋冬,给予人们的都是一种享受。无头溪整条河床均由鹅卵石砌筑,与古老的街道混为一体,十分协调,老街古溪,那真是天生的绝配。

溪水清清,鹅卵石累累,初见此景,看不清溪水深浅,真是佩服先人的智慧与匠心。

光亮的鹅卵石路面,清清的无头溪水,印记着千年古镇流逝的岁月,见证了沙埠老街曾经的兴衰,深藏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。它本是历史的记忆,特制的名片,但如今,鹅卵石路面已被水泥路面、石板路面取代,无头溪已被严严实实地覆盖。此情此景真让我唏嘘不已。

## 写点生活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